



別人敬她一尺，她便還上一丈。
可若誰敢辱她一分，她必十倍討之，
決不手軟！

名媛望族

SUSI XUE WORKS
素素雪 著
WANGZU
MINYUAN
完美終結

皇室秘戀·惊天宮變·生死痴嗔·喋血愛恨
書院鑽石榜作品《名媛望族》
完美終結

金戈鐵馬，傾盡天下，
只為與你長相廝守，并肩賞花！



手机阅读



編輯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國移動手机阅读 同步發行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閱讀專業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名媛望族

SUSUUE WORKS
素素雪 著
MINGYUAN
WANGZU 下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名媛望族: 完结篇: 全2册 / 索素雪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436-9375-3

I. ①名… II. ①索…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4700号

书 名 名媛望族 (完结篇)

作 者 索素雪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东明 E-mail: qdgdms@sohu.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张雨晴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36

字 数 455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9375-3

定 价 55.00元 (全2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夜探佳人遇情敌	1
第二章	情渐近风云又起	12
第三章	终定情万氏自戕	22
第四章	势逆转因果有报	31
第五章	侯府灭柳园和鸣	42
第六章	醋意浓云鬓簪花	56
第七章	情渐深完颜出计	69
第八章	吃闷酒萧韞示情	80
第九章	天地崩同生同死	92
第十章	终得救郎情妹意	103
第十一章	见长辈情人分离	113
第十二章	再归乡恶有恶报	123
第十三章	狼烟起时光荏苒	140
第十四章	大锦亡重逢凤京	156
第十五章	姐弟逢密谷遇刺	171
第十六章	亲招安途中生变	185
第十七章	巧解危拜见金后	199
第十八章	终赐婚宫宴风波	218
第十九章	出阁来十里红妆	237
第二十章	风波起新婚燕尔	254

CONTENTS
目
录
下

第二十一章	又生计谋算落空	277
第二十二章	禁苑狩猎涌风波	285
第二十三章	虚惊一场步步险	298
第二十四章	父慈子孝终难求	313
第二十五章	褫封号禹王落马	327
第二十六章	武英王府喜事报	342
第二十七章	东平侯府怪事多	356
第二十八章	东宫惊变风云起	369
第二十九章	真相浮现引人叹	383
第三十章	灵堂惊变索命来	397
第三十一章	做贼心虚自招认	412
第三十二章	将计就计母子情	428
第三十三章	搅起浑水遭惊胎	448
第三十四章	寻神医故人归来	465
第三十五章	自做贼将计就计	481
第三十六章	连环计情人反目	494
第三十七章	父杀子伦理大戏	508
第三十八章	遭惊变太子遇险	521
第三十九章	九州变夺宫风云	536
第四十章	天下定圆圆满满	549
尾 声		566

闻言，众人纷纷躬身分列两旁。完颜宗泽身着绣金线蟒纹的湖绸襦袍，足蹬青云玄色官靴，大步走了进来。

众人敛声屏息，不敢抬头。

完颜宗泽几步便走到了锦瑟近前。锦瑟起身微福了下，便被完颜宗泽拉起。

完颜宗泽道：“不是说一会儿便回去陪我吗？怎耽搁了这么久？今日只是见见他们，莫累着自己。”

完颜宗泽的声音温柔，言语也体贴入微，倒似个黏人的孩子般。锦瑟虽知他是特意来给自己撑腰的，可是众目睽睽之下，他的言语如此亲昵，她到底红了脸，轻嗔了完颜宗泽一眼。

完颜宗泽笑着执起锦瑟的手，目光却扫过众人，沉声道：“以后王府便有两位主子。本王和王妃夫妻一体，王妃的话便是本王的话。若有人敢质疑忤逆王妃，本王的性子，想来大家都清楚得很。”

他言罢，略沉的目光又扫视了众人一遍，这才拉着锦瑟往外走。

锦瑟因完颜宗泽的话红了脸，无言地跟着他。

锦瑟和完颜宗泽刚走两步，却闻一个娇柔的声音响起，“贱妾恭送王爷、王妃。”

这话倒没什么，只是那句“贱妾”，却令完颜宗泽顿住了脚步。锦瑟没想到会有人在此刻出声，也跟着停了脚步。她循声望去，却见开口之人正是方才拜见时两位抬头瞧她的北罕女子中的一个。锦瑟微微动了下眉梢，眸中闪过可惜和讥

俏之色来。

锦瑟方才匆匆打量过，这名女子是五名女子中容貌最美的。女子参拜锦瑟时，腰板挺得极直，眉宇间有股不折的傲气。想来她在北军的出身必定不俗，自视使也高些。可是却不能否认，她是个极没脑子的。见完颜宗泽冷眸朝她望去，她竟然还不知死活地又福了福身，扭腰送胯提臀挺胸地将胡女傲人的曲线尽数展露出来。锦瑟瞧在眼中，不禁暗叹一声。

完颜宗泽的眸光朝女子掠去，冷意中带着两分狐疑。

一旁的永康已手心冒汗，狠狠剐了那名女子一眼。他忙低声冲完颜宗泽道：“王爷从北疆凯旋，皇上曾赏赐给王爷五个北军公主的陪嫁女子。”

皇帝赏赐五名女子时，完颜宗泽刚刚凯旋回京，诸事繁忙，大部分时间都不在王府。后来完颜宗泽又忙于练兵，准备南攻，更是直接住到了军营里。再后来，大锦便乱了起来，完颜宗泽领兵南下，自然更不会想起此事来。此刻，完颜宗泽听闻永康的话，方知这几个容色妖娆打扮富贵的女子是何身份。他握着锦瑟的手，不禁略感歉意地紧了紧，面色也瞬间凌厉起来，目光从那名女子身上移开，便迸射着寒意盯向永康。

永康感到无比冤枉。他一直跟随在完颜宗泽的身边，此次南征凯旋回来，他又忙着准备完颜宗泽和锦瑟大婚诸事，自然也将此事忘了个干净。而王府的另外一个总管事将五名女子接回来后便交给了宋尚宫。皇上赏赐的女人自然不能等闲对待，更不能随意处置。因此，宋尚宫见完颜宗泽一直没有示下，她便将五名女子好生安置了下来，一应待遇皆按侍妾规格。

五名女子在王府中吃香喝辣，加之她们的身份摆在那里，谁知以后会不会得宠。因此，下人们皆捧着她们，倒使得一年多来，她们的性子也变得跋扈起来。她们虽衣食无忧，容颜却一天天老去。加上眼见一同陪嫁而来的其他女子大多已在其他王府中得了名分，她们自然更加心急难耐。好容易得到机会见到了完颜宗泽，又观他生得如此俊伟挺拔，便有自视容貌出众气质不凡的女子迫不及待起来。

这名女子言罢，却迟迟未得到完颜宗泽的回应。她内心怦怦乱跳地缓缓抬头，水盈盈的眸子闪动着秋波瞧向完颜宗泽。不想她却只瞧见完颜宗泽转身而去的后脑勺，另有一声冷漠的命令随着完颜宗泽动作间广袖带起的微风拂在了她的耳边，令她如遭雷击，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拖出去，杖责三十。”说话间，完颜宗泽已扯着锦瑟出了吊脚楼。

女子半晌才反应过来。可是她尚未来得及求饶喊叫，永康一个眼神过去，便

已有人将她的嘴堵住，然后将她架了起来。

完颜宗泽和锦瑟的身影消失不见，吊脚楼中仍是一片死寂。剩下的四名北竿女子面色皆有些发白，尤其是方才曾抬头盯过锦瑟的那名女子，腿一软便跌坐在了地上。

众人早便听闻王妃极受王爷重视，是王爷在金殿之上亲自求旨迎来的。经此一事，众人怎能还瞧不出锦瑟在完颜宗泽心中的地位？一时间，众人心中皆有定论，以后即便得罪了王爷，也莫忤逆了王妃。

完颜宗泽一直将锦瑟拉着走出了月洞门，他的脚步才略慢了些，道：“你放心，一会儿我便叫人将那四个姑娘送出府去。”

锦瑟却笑了，微眯着眼瞧他，道：“人家姑娘只是说了一句话而已，又没犯什么大错。你这般，也太不近人情、不怜香惜玉了些。”

完颜宗泽挑眉。见锦瑟目光璀璨笑得像只偷腥的猫，他便弯腰凑近她，盯着她道：“要不我再回去表现下怜香惜玉？”

锦瑟黛眉冷竖，佯怒道：“你敢！”

今日有完颜宗泽此举，想来以后王府的那些丫鬟都不敢再生是非，锦瑟不知能过多久清闲日子呢。她自然不会傻得充大度，替那名不知死活的蠢女求情，她也没那个好心。

只是锦瑟有些不明白，完颜宗泽哪里来的防备心理？他好似对女子会使的那些小手段极为了然。当初的金依朵便是，如今这名女子亦然。她们皆没做出过分的举动来，他却已经明白她们的心思，然后毫不客气地处置了她们。这个发现让锦瑟感到既奇怪又惊喜。

似乎从锦瑟的眸子中读懂了她心中所惑，完颜宗泽一边拉着她往前走，一边道：“幼时，我便离开国上前往大锦为质，母后又怎能放心得下？她恐有不怀好意的女子接近我对我不利，便特意令人教给我一些女子惯用的手段和心计……我懂得这些后，便极其厌恶对我有所图谋或是对我要手段的女子，觉得她们的那些伪装超级令人作呕。”

锦瑟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在完颜宗泽年幼还不知女人是什么时候，他便被金皇后掐断了对女人的美好幻想，将女人和吃人的老虎等同了起来。想来他在大锦时，身边肯定也出现过不少别有目的靠近他的女子，这才使得他对女人的防备心和抵触心重了起来。

闻言，锦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戏谑地瞧着完颜宗泽，道：“没想到夫君也有那般好骗之时。”

见完颜宗泽被她打趣得面色微赧，并狠狠地瞪着她，锦瑟才含笑收回目光，点头道：“早便知母后不凡，却不想竟是如此英明睿智！”

完颜宗泽见锦瑟的丽脸上满是亮色，他便也心情极好地扬起唇来。锦瑟却抓着完颜宗泽的手，道：“那四个姑娘还是先留着吧。她们总归是皇上赏赐的，若一下子都处置了，只怕又要被有心人利用掀起风浪来，于我名声也不太好。”左右留着她们不过是多四个人的食用罢了。

完颜宗泽瞧了锦瑟一眼，见她神情静淡，全然没受到方才之事的影响。念着最近朝廷上发生的诸事，他便不置可否地道：“随你吧。”

锦瑟三朝回门，完颜宗泽原是要和她一起去廖府的。谁知一大早便从宫中来消息，镇国公到底举起了大旗，建立了南锦政权。完颜宗泽不得不一早便匆匆进宫议事。锦瑟便独自乘车回到廖府。

廖府新宅是完颜宗泽亲自指挥建造的，建筑和景致都和凤京的廖府极像。尤其是两位老人所住的松鹤院，与凤京的几乎一模一样。

锦瑟到廖府时，廖老太君和文青等人已翘首而盼。

锦瑟被迎进松鹤院后，海氏等人围着她好一阵寒暄。

廖老太君见锦瑟面色红润，一身风华更胜往昔，眉眼间满是璀璨亮色，她这才算彻底放心。想到早逝的女儿，她心酸又欣慰地微红了眼眶。

锦瑟从松鹤院出来，便被廖老太爷唤到了书房。

黄花梨铺细纹竹席的太师椅上，廖正琦端坐着，文青站在廖正琦身旁。

廖正琦放下茶盏，道：“唤你来，是因此次迁居路上，茂哥儿遇到了一件事。”

廖府迁居明城一事，自开春便在进行。锦瑟出阁时，许多贵重物件都已送了过来。她出阁后，廖府的主子们才一起搬过来，因此比锦瑟晚了一日抵达新都。当日文青随队伍送亲，与锦瑟一起提前一日到了新都。昨日他出城去接廖老太君一行人，却在离新都数百里的一个小村子遇到了几个逃难的百姓，得知了一件事。此时，廖正琦和文青要说的正是此事。

锦瑟见外公面色沉肃，她便敛神静听。

文青道：“那几个百姓原是世代居于明城的。朝廷决议迁都，曾勒令一批明城百姓迁移，而此事是由工部尚书忠勇侯全权负责的。朝廷重修明城，建造新都，给迁移的百姓皆安排了新的住所，并发放了征用宅田的补偿金。当时不仅官府勒令百姓迁移，亦有不少官员贵族前来明城购地。忠勇侯便利用职务之便，哄骗了不少百姓迁移。这些百姓迁至登州等地后，朝廷并未为其安排好住处，更没有补偿金。他们背井离乡，饥寒交迫，却苦于忠勇侯身份之高、权力之大而求告无门。”

文青说着，面上已露出愤恨之色来。他缓了一口气，又道：“更为可恨的是，一些迁往登州庆城的百姓，因走投无路，决定铤而走险上京告御状。谁知此事却被忠勇侯得知，他竟然想要杀人灭口。那几个百姓在辇城外遭到了阻杀，只有三个人侥幸活了下来，逃至双月村时，恰好被我碰上。当时他们已饿得皮包骨头，被我救下后，才将此事告知与我。”

锦瑟闻言，面色凝重起来，道：“这三人如今何在？”

文青道：“我知此事关系重大，不敢再让他们四处乱闯，便将他们带进了城。如今三人就在府中客院。”

锦瑟微眯眸子，道：“他们怎知阻杀他们的人是忠勇侯所派？”

文青微微露出一抹笑意，这才道：“此事我问过他们。他们说被阻杀时，那些杀手说只因他们得罪了人，挡了别人的路，故而该死。加上那些杀手训练有素，非寻常人所能驱使。他们皆是寻常百姓，思前想后，除了忠勇侯，便再无他人了。我和外公与姐姐想的一样，只怕是有人故意将这三个百姓赶至双月村，只等被我碰上，欲拿我当枪使，搅起浑水来。”

锦瑟闻言，赞赏地笑了。

若当真是忠勇侯欲杀人挡灾，又怎会做得如此明目张胆？最后连几个寻常百姓也摆不平，倒让人逃了？而这几个百姓逃到最后还让文青碰到，此事也太过凑巧了。只怕此事多半是冲着武英王府、冲着完颜宗泽来的。

廖正琦见锦瑟沉默不言，他便接口道：“外公已派人去探查这三个百姓的身份，查证他们所说之事的真伪。只是此事并非污蔑便能成的，多半是真有其事。若确实是有人在背后谋划，只怕那人手中已握有忠勇侯贪赃的证据。王爷若想压下此事，袒护忠勇侯，恐会正中他人圈套。可若王爷秉公办理，大义灭亲，将忠勇侯弹劾了，皇上雷霆大怒，忠勇侯难保不会被处重刑。到时，国公府和王府便要生隙……”

廖正琦所言正是锦瑟所想。谋划此事之人确实狡猾，无论完颜宗泽怎么做，都是错的。九皇子刚被幽禁宗人府待罪两日便出了此事，是贤妃和禹王的反击，还是另有他人？

锦瑟沉吟片刻，笑道：“此事我会转告王爷。那三个百姓还得劳外公先代为安抚。”

因锦瑟惦念着此事，未在廖府用饭，便早早登车回府。

锦瑟所乘马车刚转过廖府门前的街巷，完颜宗泽便迎面驰马而来。

听到侍卫的请安声，锦瑟心知完颜宗泽是惦记着自己回门一事，而从宫中匆匆赶过来的。她心中一暖，笑着推开了车门。锦瑟凝眸去瞧，正见完颜宗泽自马背上跃下，金线绣蟒纹的朝服在阳光下一闪。

转瞬间，完颜宗泽进了马车。他落了座，便道：“怎未留下用饭？可是出了什么事？”

锦瑟见完颜宗泽的额际被烈日晒出一层薄汗来，她便抽出绢帕给他擦拭了下。

马车又滚滚行了起来，锦瑟才将方才的事告知完颜宗泽。显然完颜宗泽也觉出了其中蹊跷，面色沉了下来。

见完颜宗泽如此，锦瑟假进他的怀中，轻握住他的手，道：“依我看，此事也许是件好事。”

完颜宗泽一愣。他眸中谄色一闪，回握住她，道：“何解？”

锦瑟从他怀中抬起头来，道：“你觉得这步棋会是谁在执子？”

完颜宗泽扬眉，已明白了锦瑟的意思。他眸光轻闪，却抿唇未语。

锦瑟轻柔地抚着他的手，暗叹了一口气，才又道：“不管是谁在背后谋划此事，这盘棋自始至终只有一个执子人。不管是黑子还是白子胜出，他都乐见其成。”

那人便是当今皇帝。锦瑟心想，也许是贤妃和禹王在背后谋划此事，却也可能是皇帝亲自搅起的。

肃国公和完颜宗泽先后被夺主帅之位，锦瑟不得不多想。而且不足数月，便接连发生了禹王杀孝南王、八皇子这些事。锦瑟觉得，禹王和太子一党相争已太过激烈。皇帝对此不可能毫无所觉，可他却一直静观其变。兄弟阋于墙非帝王所愿，然而制衡之术却是帝王必用的权术。

忠勇侯贪墨一事被翻出来，不管是谁所为，关键在于皇帝的态度。皇帝如今已对肃国公府动手，此事一出，忠勇侯必定不保。和皇帝作对显然是不明智的。

“你想让国公府借此事脱身？”完颜宗泽微微一思便明白了锦瑟的意思，不禁沉声道。

锦瑟抬眸浅笑，点头道：“既然王爷不能压下此事，便只能尽力挽回忠勇侯的性命。倘若肃国公在事情尚未被掀开时，便亲自送忠勇侯进宫谢罪。肃国公刚刚立下不世之功，如今又大义灭亲。忠勇侯是国公府的嫡长子，皇上顾念着肃国公的军功，便不好严惩忠勇侯了，起码忠勇侯的性命是无忧的。金氏上百年的基业，便是忠勇侯被罢官也无伤根基。只要忠武侯能一直驻守北疆，国公府便安全无虞。再有，借此事示弱，皇上即使欲对国公府动手，这一拳打空，便不好再连连发拳。不然怕是要寒了那些有功世家的心，难免叫人生出兔死狗烹之感来。”

锦瑟言罢，完颜宗泽使用力拥紧了她。

完颜宗泽垂眸瞧着锦瑟，他的双眼中隐有赞叹和惊喜的明光。他捏了捏她的手，才道：“微微说得是，国公府站在风口浪尖太久了。我送你回府后，便去劝说外祖父。”

锦瑟笑着点头。

锦瑟又想起镇国公自立朝廷一事，难免问起。完颜宗泽便道：“父皇已令安远侯全力征讨。”

锦瑟闻言一叹，蹙眉担忧地道：“也不知云姐姐如今怎样了？”

完颜宗泽见她神情忧虑，却咬着唇不再多言，他便道：“此事我会交代下去。只是他们难免要吃些苦头，尽力保全江宁侯府几位主子的性命还是能做到的。”

锦瑟便笑了起来，抱着完颜宗泽的手臂很是依赖地摇了两下。接着她又用水盈盈的目光去瞧完颜宗泽，满脸崇慕之情。

锦瑟讨好的模样引得完颜宗泽失笑。他将手臂一收，便让锦瑟躺在了他的大腿上。接着，他俯身吻住了锦瑟笑意盈盈的唇角。

临街的一座茶楼上，二楼一间雅室的窗户半开着。禹王站在窗边，完颜宗泽和锦瑟所乘的马车刚巧从茶楼下经过。车帘一晃，锦瑟和完颜宗泽相拥的情景便撞进了禹王眼中，他的神情一下阴厉起来。

不知为何，自从被锦瑟挟持后，禹王便对锦瑟恨得念念不忘起来。这种感情

在确定锦瑟极得完颜宗泽看重后更是与日俱增地膨胀起来。如今瞧见完颜宗泽和锦瑟如胶似漆，禹王便恨不能将锦瑟夺过来禁锢在身边狠狠地蹂躏。他好想看看他的六弟发疯发狂的模样。

这样恩爱的一对璧人，叫人忍不住去想，若是他们两个人反目成仇，会是何等大快人心？

想来此时忠勇侯的事已借姚家少爷的口传到了完颜宗泽耳中。听闻姚锦瑟和她的弟弟感情极深，若姚文青死在金家人手中，不知武英王夫妻二人又会如何呢？这个想法一生出，禹王便不可抑制地勾唇笑了起来。

马车尚未驶回王府，便有宫中侍卫将完颜宗泽召了回去。

完颜宗泽走后，锦瑟刚靠着车壁闭上眼睛，岂料马车骤然一停。她蹙眉睁眼，不禁问道：“怎么回事？”

“回王妃的话，前面是东平侯府的车驾，马车似乎出了意外，堵住了道路。”

锦瑟闻言掀开车帘去瞧，果见前面道上停了数辆马车。因停靠得杂乱无章，竟将宽阔的路面挡了个严实。

东平侯陈家亦是北燕权贵之家，陈家先祖跟着圣祖打天下曾立下不少战功。如今的东平侯府因子嗣不济，东平侯陈志成又平庸无能，陈家声望早已不如从前。可是凭着祖上的威名，倒还不至于没落。

见前面乱成一团，不少丫鬟婆子围着中间的一辆华贵马车团团转，神情焦虑非常，锦瑟便道：“去瞧瞧出了什么事，可需要帮忙？”

跟在马车旁边服侍的白芷闻言应了一声，便向前走去。

片刻后，一位穿戴精致的小姐跟着白芷行色匆匆地走了过来。到了车前，那位小姐冲锦瑟福身见礼，急道：“小女子左丽欣见过武英王妃。前面马车里是小女子姐姐东平侯夫人。今日我姐妹去法源寺进香，没想到回府路上马突然惊了，姐姐和我乘坐的马车撞在街墙上将车轮撞坏了。姐姐怀有六个月的身孕，这会儿惊了胎，情况不大好。下人的马车过于颠簸，恐姐姐乘坐后情况更糟，这才在此等太医和府中派车来接。如今巧遇王妃，小女子有个冒昧之请……”

左丽欣的话尚未说完，锦瑟便已明了她的意思。锦瑟忙走出马车，道：“左姑娘无须多言。惊胎事大，耽误不得。快将东平侯夫人移到本妃的车上，本妃送夫人回府。”

左丽欣闻言，忙又冲锦瑟福了福身。她感激地望了锦瑟一眼，然后转身吩咐婆子们快将东平侯夫人抬出来。锦瑟也忙下车，吩咐王府护卫上前帮忙。

片刻后，只见一个三十上下的女子被婆子抱了过来。她的腹部高隆，正一手捂着肚子拧眉忍痛。被婆子抱着经过锦瑟身边时，女子不忘感激地瞧向锦瑟，扯出一抹虚弱的笑。

锦瑟见女子额头已被虚汗打湿，面上苍白无色，她忙道：“夫人无须多礼。快将夫人安置好。”

白芷已在车中软榻上又铺了两层厚锦垫，两个婆子合力将东平侯夫人放在车中。接着，锦瑟与左丽欣也上了马车。

锦瑟吩咐道：“快，去东平侯府。”

车夫应了声，平缓地驾车前行。左丽欣坐在软榻边上拉着东平侯夫人的手，不禁感激地冲锦瑟道：“多谢王妃！今日是我非要姐姐去进香的，倘若姐姐有个好歹，我便真成罪人了。”

东平侯夫人左丽晶出自勋贵安远侯左家。这些年，左家在朝野的声名渐渐突显，只因宫中太后便是左家嫡女。

先皇的慈仁皇后虽出自金家，却只得了一位皇子，且养到十六岁便突得恶疾过世。彼时，先帝也缠绵病榻，无论是慈仁皇后再承皇恩诞下皇子，还是金家再送女入宫，生养皇嗣都已来不及。因此金家只得从先帝的诸位皇子中选出了一位，令其娶金家女，并扶其登上了皇位，便是彼时的三皇子、如今的永平帝。

永平帝登基后，奉嫡母慈仁皇后为母后皇太后，其生母为圣母皇太后。没过两年，母后皇太后过世，如今宫中的太后则是圣母皇太后——左太后。

金家势大，当初扶皇帝登基，安远侯一脉便受到了打压。左太后在宫中也是吃斋念佛，深居简出。锦瑟进宫谢恩，虽去了左太后的盛安宫，却只得到了太后的一份赏赐，并未见到太后。

前些年，左家作为皇帝的母族，无论是太后还是安远侯府都显得极为低调。这些年，皇帝却礼遇起左家来，不仅提拔了不少左氏子弟，便连这次出征沽宁对战镇国公，所用主帅也是安远侯左云海。

皇帝早已坐稳了帝位，今非昔比，礼遇母族也是人之常情。因此金氏睁只眼

闭只眼，以求和皇帝达成某种平衡。东平侯夫人左丽晶正是安远侯的嫡亲妹妹，宫中太后则是其姑母。锦瑟听闻左丽晶甚得太后疼爱，每月都要进宫三四回陪太后诵经礼佛，有时还会在盛安宫中小住。如今见左丽晶身怀六甲惊胎街边，锦瑟自然不能置之不理。

听了左丽晶的话，锦瑟便笑着道：“这也是我和夫人之间的缘分，姑娘无须客气。”言罢，她便瞧向左丽晶，道：“夫人受了惊吓，过于紧张，也会导致腹痛不止。夫人不妨试着平复下心绪。作为母亲的你心情放松，孩子才能有安全感，才会跟着安宁下来。这样，你跟着我做深呼吸，按照我的指示来。吸气……好，呼气……”

锦瑟说着，见左丽晶已明白了她的意思，她便抬手深呼吸起来。

左丽晶随着锦瑟平缓的声音缓缓地吸气、呼气，片刻后，果然觉得好了许多，脸上的冷汗也渐渐消退。

见此，左丽晶不禁大松一口气，满是感激地道：“王妃不知道，姐姐曾落过一胎，伤了根本，这些年便一直未再有孕。姐夫和姐姐感情深厚，虽纳了两房妾室，却坚持要姐姐生下嫡子来。如今姐夫已年近不惑，姐姐好容易怀上，若有个万一，我真是万死难抵其罪，好在遇上了王妃。王妃今日大恩，请受小女子一拜。”

左丽晶说着，便起身冲锦瑟盈盈一拜。

左丽晶穿着一件亮紫色的锦缎衣裙，容貌清丽，瞧着十四五模样，颇有几分袅袅婷婷的风姿。

锦瑟端坐着受了左丽晶的礼，这才抬手示意她坐下。

锦瑟冲左丽晶道：“等孩子出生，莫忘让我讨杯喜酒吃便好。”

锦瑟言罢，左丽晶许是这会儿好受了颇多，当即便是一笑。她的容颜不过中上之姿，这一笑，她的眉眼弯弯，年近三十的面上显出十八九岁的少女才会有的娇柔温婉来。锦瑟瞧得微微一愣。左丽晶拉了锦瑟的手道：“王妃不嫌弃已是臣妇的荣幸。孩子若能托王妃的福顺利降生，臣妇一定请王妃来喝喜酒。”

“王妃，太医院的医正姜大人到了。”马车平稳地停下，外面响起了禀报声。

左丽晶闻言一喜，忙道：“太后也极担忧姐姐的胎，特请了圣旨，令姜大人亲自照顾姐姐。”

锦瑟闻言点头，忙令白芷将姜大人迎上车来。

姜大人为左丽晶诊了脉，又扎了两针，这才道：“夫人请放心。回去再用两服安胎药，便无碍了。”

左丽晶点头。

此时，外面却传来了一个惊怒的男子声音，“夫人怎会突然惊了胎？你们这些蠢货，是怎么伺候的？回去通通领板子，给本侯往死里打！”

锦瑟闻言，不禁往车外瞧去。只见一个留着八字胡的高瘦男子正从马背上跃下，一面气急败坏地嚷嚷着，一面挥动着马鞭往几个下人身上抽去。那几个人大气也不敢出，更不敢躲避。夏日衣衫单薄，那几个人身上当下便见了血痕。

虽知左丽晶多年未育，陈志成定然极在乎夫人此胎。可当街如此对下人拳打脚踢，到底有失身份。而且此刻比起处罚下人来，陈志成难道不更应该关心左丽晶的状况吗？锦瑟只觉陈志成过于气急败坏。瞧着那几个下人被打得皆不敢言，锦瑟便忍不住微微蹙眉。

陈志成又踢了下人两脚，这才快步到了马车近前，眸中满是惊惶之色。一瞧左丽晶躺在车中神情无恙，他这才大松了一口气，道：“万幸万幸！夫人怎能这般大意？该在府中好好待产才是。”

左丽欣见陈志成似没瞧见锦瑟，忙道：“多亏遇上了武英王妃。若非王妃安抚姐姐，只怕姐姐不能这么快便安然。”

陈志成忙冲锦瑟见礼。锦瑟含笑令他起身，陈志成便道：“有劳王妃了。臣已带了马车来接夫人，不敢再烦劳王妃相送。来日，臣定登门拜谢王妃。”

锦瑟却笑道：“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侯爷无须客气。夫人受了惊吓，不宜来回挪动。左右离侯府也近了，还是由本妃送夫人回府吧。”

陈志成闻言，瞧了眼左丽晶。

左丽晶在左丽欣的搀扶下，微坐起身来，笑道：“王妃盛情，侯爷若是多礼，反拂了王妃心意。”

陈志成闻言，这才躬身道：“如此便有劳王妃了。”

锦瑟将左丽晶送回府中，少不得又待了片刻。直至看见左丽晶彻底无恙，她才回了王府。

夜，完颜宗泽自宫中议事回来，锦瑟正挑灯翻书等着他。

见完颜宗泽进了屋，锦瑟亲自拧了热帕子给他。瞧他抹了脸，锦瑟这才问道：“前方战事如何了？”